俊亦 / November 26, 2018 03:04AM

大乘佛教哲學導論—期中報告S06190041哲學二陳俊亦

關於唯識古說，我個人是比較偏愛的，其中的邏輯之縝密，遠遠超出我的想像，從前都認為唯識只是簡單地唯心論，但是當真正地去了解時，卻令我陷入無止盡的無助感。
其中因為佛學不走東西兩方一直以來的套路，不預設第一因的緣起法獨樹一格，萬事萬物都必無法自存，必是有賴於他者，依他者而存，不具自性。剛開始在理解空性時，龍樹菩薩的說法引人入勝，我的理解是人事物的一體兩面，所謂空性，同時是在說諸法實相，也在說諸法的虛幻，我們平時所識之法因為依賴他者，並非真實存在，但這只是其中一面，另一面是建立在法所具有的空性，也就是蛻去虛幻表象的實在面貌，也就是法的空性，而兩面必存於一體，因為我們所見通常只在虛幻表象，而虛幻表象中也隱隱透漏出真實義。
龍樹菩薩提出中觀的方法，讓我們更容易去理解事物真相，空，介於極端虛幻與極端實存之間，它是蛻去虛假之後的真實樣態，或說是說將一切虛假排除。其中主觀與客觀的分別正是所謂虛妄分別，認為客觀世界實在是假，而主觀意識也是假，動心起念而來去都是虛幻的假相，真正的實相是主觀與客觀的相互一體，是主觀也是客觀，不是主觀也不是客觀。
在此不得不提相依，相依是成立緣起的重要概念，緣起法乃指諸法依於他者而存，相依便是主客一體展現，不具方向性，打破一般具有方向性的因果，實際是互為因果，非說是何者為先，而是說相互具足，相互證明。
這次我的報告是負責唯識的部分，所以對於唯識較為深入去探討，在此想分享自己之所得，同時提出自己的疑問。
我認為唯識所謂唯識無境，其實與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道理相仿。空者，是諸法實相，色者，是五識所得經驗，色緣起而無自性，其無自性乃是空性，因此可說色皆具空性，也可以說，色不外乎空，色與空實際是一體，然體相不同，具有相對性，但是又同在一體。
說色時，人們認為其是客觀實在，但是卻是主觀的妄想，將色分別為客觀實在，因為色緣他者而有，不是實有，是假有，是虛假的，卻被說成實有，這便是主觀臆測其為客觀事實，於此色同時具有主觀與客觀，因為說色同時是說不是空，空以一種否定該念融入色，產生虛假性，而此虛假被分別為實在，便是為是所謂分別性。
說空時，則是在說不是色，色同時也以一種否定的概念融入空，空則是指事物無自性之真實樣態，因此說是空與色相依也是，說是一體也是，空緣色而有，色緣空而有，空緣色而無，色緣空而無。
說到此，再轉回來說唯識無境，正是識境一體的關係，且是識就不是境，是境就不是識。識是我們的主觀思維與認識的能力，境是我們客觀所認識與思維之事物，但是若是無所認識與思維之事物（境），便無法體現作為思維與認識之能力（識），同理，若無思維與認識之能力（識），也無法體現被認識與思維的事物（境），兩者互相否定卻又互相證明，這正是相依的體現，也是消弭主客對立的依據。
正是這樣矛盾的同一性，讓主體與客體同在，方才說主觀的識與客觀的境，都存在一體，分別展現不同面貌，其實也是在說主觀與客觀同在一體，沒有所謂真正的主觀或真正的客觀，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種面向，說是主觀卻說明不是客觀，說是客觀卻說明不是主觀，也是說既是主觀也是客觀，兩者同時顯現，只是以不同狀態，一以肯定，一以否定。
識是依他而生為有，如此稱為依他性。而境本是假有，也就是無，卻被認為是實有，就是所謂分別性。同時此兩者，依他與分別的同一，也就是先前述說的矛盾的同一性，就是真實性。
然而，識乃緣生者，故不具自性，此種識的無自性，便稱為生無性。再者，說生無性是識的無自性，但是說無自性之事物，亦是被虛妄分別所分別為實有的，也就是說是識的境，也就是分別性，也稱為相無性。由此可知生無性和相無性其實是同一無性，就是真實無性。
由先前所說，可以看出識與境的相依，既無始也無終。識作為緣生者，同時也被分別為有，卻又是無自性之假有，這不外是境，也可就是說境就是識本身，境不外是識本身。
依他性、分別性是就諸法虛幻之相來說，在我們所處的生活當中所必然發生之事，無法忽視，無法說是虛假，故是真實性，也就是所謂世俗諦；生無性、相無性是就諸法實相所說，在破除一切虛妄之後，可能的更加真實的面貌，也就是勝義諦。
我認為整個唯識體系其實也是建立在空之上，但是不像康德有所謂外在的不為所知的物自身，而是互相依存來建立，而依他便是空性的展現，所以我可以說，其實有一個空的宇宙，在空的宇宙表層構築了虛假的宇宙，就是我們所生存的宇宙，但是並非是有兩個宇宙，而是同一個宇宙。
後來提到唯識的剎那生滅，說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同在一剎那間，剎那與剎那間並不連續，卻沒有說如此的原因，感覺像是單純的預設。
我的問題是，所謂剎那生滅的概念，如過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在同一剎那間發生，那麼剎那算是最小的單位嗎？如果是最小單位的話是否會有第一因的嫌疑？
再者，我對剎那生滅其實一知半解，它說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同在一剎那，那麼時間再也不連續，這樣的時間觀上不會有謬誤嗎？雖然時間是我們主觀訂立的，但是如果不是連續，而是像它所說剎那生滅，這樣要如何從一剎那跳至另一剎那？如果剎那之間不能接續的話，是否會是平行宇宙的概念？或許其實我們都生存於一剎那之間，因為剎那包含了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
還有，剎那生滅既無頭也無尾，要如何去訴說生與滅？如果不生則不滅，是否是必先有生才能滅？還是一剎那的時間裡其實既生亦既滅、不生亦不滅的相依關係？

關於一剎那裡面包含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令我十分不解，如果是如此，過去、現在與未來合起來不就是永恆嗎，如果是永恆的話，是否代表不變？還是說此永恆並非不變，而是無限的生滅？或者是無限的不生不滅？倘若是無限的不生不滅，那麼不就會處於一個永恆不變的狀態？還是說不生不滅是指相依的關係？
再者，雖然說空性是事物的無自性，但是處在空的狀態，事物是否就會處於永恆不滅的狀態？
空，是諸法實相，但是在此所謂的諸法實相，是否會有康德的物自身一樣的屬性？雖然內在於自身且被我說是勝義諦，但是卻也是不具任何樣態，只是表現屬性被我們所觀察，或許我們所謂生無性、相無性，其實只是空想，根本不是所謂真實性，雖然它在形式上成立，但是卻不能得證，它其實也只是由它理論中所謂虛假的諸法中，尋到的依他性、分別性，兩者轉變成純形式而已。
如此便是只對虛假的世界有效力，而說我們是虛假的世界，同時具有實在世界的一面，這所謂實在世界其實也是處於佛家所謂宛然有又宛然無的狀態，根本無從考證，究竟是如何分出勝義諦與世俗諦之分別，雖是無有分別，卻無法說有那個真實存在，同時說沒有真實存在，如此不就是一直在不真不假的事物上，做無功用的證明與解釋，因為本身就是不為所知。
在不為所知上，討論的通通都是不能確定的不為所知，即使是形式的定義，也不能代表不為所知究境為何，只能確定知道有不為所知。還是說在此其實會牽涉到修行問題？不過修行的方法若是建立在不為所知上，如此方法的效用也是不為所知，如此修行本身的意義便會變成不為所知，因為是為了不為所知而修行，那麼我們其實除了知道我們本身不為所知之外，再也一無所知了。

Edited 4 time(s). Last edit at 12/10/2018 12:31AM by 俊亦.